



近日，驻守喀喇昆仑山边防军人卫国戍边的英勇战斗壮举让国人注目。我这个30年前入伍喀喇昆仑山的西藏阿里军分区老兵，突然觉得高原、边防、军人，经由此事件被拉近，在人们视野里变得清晰。

生命禁区：被子像雪堆，新兵成白头

不得不承认，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都已经淡忘了高原，也淡忘了那些在海拔四五千米之地忍受缺氧和高原反应，度日如年的军旅岁月。我们淡忘，是因为离开高原后的日子氧气充足，行走自如。我们常常为失眠苦恼，也为营养过剩发愁。但是这些对比当年缺少营养，每晚都头疼欲裂，胸闷气短，只能睁眼挨到窗户发白的高原经历，又是多么奢侈的生活，只不过生活环境变了，人心自然也就变了。

昆仑山是一座大山，西起新疆帕米尔，向东横贯青海、西藏、四川等地，平均海拔5500至6000米，虽然被称为“万山之祖”，却是常人难以涉足的生命禁区。

1991年12月至1993年5月，我是阿里军分区的一名战士，军衔列兵、中士等；先后担任过连队文书、汽车兵。我们汽车营的驻地在新疆叶城的零公里（新藏线起始点），只能在那里过一个难得的冬天，第二年五月份便要上山，颠簸四天到达阿里首府狮泉河。当时有一句老话：在阿里汽车营，不仅要当汽车兵，还要当通信兵，更要当炊事兵。每次车队上山都要带一部步话机，遇到困难爬上军用电话线杆，打电话求救。

晚上打开携带的被褥露天而宿，虽然铺在褥子下的塑料布可防潮，但不防寒，如果遇上大风，牙齿发颤与大风呼啸的节奏如出一辙。而下大雪则更难挨，第二天早上被子变得像雪堆，有的



行路再难，也舍不得裹着宝贝军犬

战士冻得无力从被窝中爬出。艰苦环境对人的考验随处可见，我有两位同年兵战友，新兵训练结束后被分配到一个海拔较高的兵站，有一年我从狮泉河下山，夜宿那个兵站时碰到他们二人，一个一头白发，另一个已全部脱发，以至于我不敢相认。他们准备了饭菜招待我，那个晚上我们虽然频频举杯，但我却不敢去看两位战友的白发和光头。

常年缺氧：他感觉到有风，他要抚摸绿叶，他们倒下了

新藏线从新疆叶城的“零公里”出发，不久即爬上库地达坂，该达坂即昆仑山在新疆境内的喀喇昆仑山。当地人习惯把喀喇昆仑山简称为昆仑山，而驻防的军人则进一步简化，用“山上”或“山下”简而称之。当年我没有理解山上与山下之说的内涵，多年后才明白，山上的特殊含义是指五六千米高海拔、危险、缺氧、头疼、胸闷、孤独和吃不上蔬菜；而山下则特指氧气充足、安全、轻松和行走自如，即使是叶城那样的小县城，让下山的军人也觉得犹如是繁华都市。

说到在山上吃不到新鲜蔬菜，发生在一位战士身上的一件事是典型例证。他在山上驻防两年，下山看见有饭馆，进去点了三份面：过油肉拌面、芹菜炒肉拌面、蘑菇炒肉拌面。老板说点一份就可以了，不够可以免费加面。他说我知道三份吃不完，但我两年没有吃拌面了，哪怕每份只吃几口，也要尝上三种。

山上的有些地方不长树也不长草，军人自从上山驻防便再也见不到绿色。有一位战士换防后下山看到树，车刚停便跳下去去抚摸绿色树叶，刚跑到树下却一头栽倒，年轻生命戛然而止。在山上长期缺氧，呼吸和肺活量已经变异，到了氧气充足的山下，生命反而不能适应出了意外。

有一年从山上部队下来三位藏族战士，一下车坐在地上软软地起不来。他们适应了缺氧环境，到了氧气充足的山下，反而醉氧。战士们扶他们进屋，神情复杂，感叹不已。

氧气，在山上的人人身上引发过数不清的悲剧。一位战士在巡逻中走在最前面，爬上一个山头后感觉有风，便回头招呼身后战友：快来，这儿有风，氧气多！话音刚落却一头栽倒，瞬间坠入悬崖，连队搜寻三天也没有找到他的尸体。在高海拔地带不可激动，亦不可剧烈运动，那位战士犯了人在高

昆仑山军人：在『生命禁区』守护生命

原之大忌，丧失了生命。

山上海拔最高的是神仙湾哨所，是全军海拔最高哨所，5380米，年平均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。换防军人一到神仙湾便气喘胸闷，头疼欲裂，只能用背包带捆绑在头上，以减轻头疼。有一次我去神仙湾采访，从连队到哨所要迈上一百多级台阶，气喘吁吁用了一个多小时。到了哨所与哨兵交谈，他们慢慢转过身，一字一顿说话。看着他们眼睛里的血丝，嘴唇上裂开的口子，让人一阵心酸。

一位战士在巡逻中走失，他向着连队方向行进，实际上因为错误判断了方向，越走越离他的尸体时，看见他嘴里咬着水壶口，壶中已没有一滴水，他在绝望之中渴毙于高原。

情感悲欣：谈了一场恋爱，没能见面看对方一眼

山上与山下，并非简单或常见的距离，二者相距一千多公里，中间有无数达坂和雪山，常人不能轻易涉足，而军人则上上下下数年如一日，数次如一回。山上凛冽残酷，但因为与山下构成难以割舍的对接，所以发生了很多令人唏嘘的悲怆事件。

有一位中厨干事与高中女同学通信建立了恋爱关系。女孩如约从兰州到新疆叶城的阿里留守处与那干事见面，无奈她在山上执行任务下不了山，女孩便在留守处等待，等到最后等来了那位干事在山上掉入河中溺亡的消息。女孩返回时悲痛哭喊：我们谈了一场恋爱，连面对面看对方一眼也没有，连手也没有拉过一次。

留守处有一个邮局，有一位业务员是来自四川的军嫂，她丈夫在山上冻坏了腿，下山后等待部队安置。我有一次去寄信时听她与人闲聊：我们家老李，虽然腿废了，但人还是下山回来了，挺好的！



仲雍奇边防连 摄影：雷磊

本版图片除署名外皆为李海亮摄

山上有些地方的水不好，长期饮用会导致脱发、掉牙等。有一位连长的身体出了问题，本来从山上下来要回家探亲（山上军官都是两地分居），却躲在叶城待了几个月，又悄悄上了山。后来得知他无法回去见妻子，只能就那样一年一年躲避。再后来听说他转业后离婚了。

此次与外军对峙的边防团驻地是在泽普县，每年四五月份换防一次，县上群众夹道欢送，锣鼓喧天，唯有为丈夫送行的军嫂表情凝重，咬紧了嘴唇。换防车队远去，锣鼓声渐息，军嫂们的脸上都是泪水。有一位军嫂没有等来下山的丈夫，她不能接受事实，每天去路口向山上张望。其他军嫂都知道已经无望，但是仍然陪她一起等待，一起默默流泪。

汽车兵事：跑了20多天，散成废铁，“连长，我的车累死了！”

阿里军分区汽车营的老兵，大多已当兵七八年后仍然是战士，唯一的出路就是等待转志愿兵（即后来的专业士官）。他们年龄偏大，未成家，但在昆仑山跑车，转志愿兵是唯一改变身份的机会。直至今现在，他们克制、焦灼和沉重的神情，我仍然记忆深刻。

有一位山西籍老兵，在汽车营当兵八年无望转志愿兵，只能复员回老家。在离开部队的前一夜，他悄悄开车出去，一直开到库地达坂下面，坐在引擎盖上望了一晚上昆仑山。天亮后他开车回到汽车营，对营长说，我难受……营长说理解，不追责，边说边转过身擦眼泪。

我们的营长身高一米八多，加之虎背熊腰，声如洪钟，站在队伍前面训话时，胆小的战士会发抖。他弟弟也当了兵，也在汽车营，不料弟弟在一次上山运输中遇到暴风雪，好几个脚趾头被冻坏截掉。

他带着弟弟返回

河南老家，一米八几的人进门后弯着腰，低着头，好像一下子矮了很多。他父亲让他直起腰说话，他吞吞吐吐把弟弟的情况告知父亲，从头至尾都没有直起腰。

有一次，一辆车独自上山运输物资，抛锚后等待救援。因为缺水，正副驾驶员熬到最后，在绝望甚至崩溃之际，突然想到当时唯一含水分的就是尿，于是使用杯子接上自己的尿，闭着眼睛喝了下去。人体在昆仑山上缺水，承受能力很快就会到极限，甚至还会有生命危险，所以他们只能喝尿。

阿里军分区的汽车兵，从叶城的“零公里”出发，一路经达坂、悬崖、冰河、峡谷、风雪、灾难、乱滩和泥沙。行进途中的一日三餐，要自己动手做。那时候只有土豆、萝卜、白菜三大样，唯一的调味品是军用罐头，但那样的饭（基本上都是面条）却越吃越香，多年后才明白是因为当时条件有限，是且吃且珍惜的心理反应。

新藏线上海拔最高的地方六千多米，汽车兵要时时忍受缺氧和高原反应折磨，到达狮泉河后个个都是土人，满眼血丝，满脸脱皮，嘴唇破裂。有几句经常被提及的老话，是对他们最准确的例证：“死人沟里睡过觉，班公湖里洗过澡。”“天上无飞鸟，地上不长草；风吹石头跑，四季穿棉袄。”

有一辆车在山上跑了20多天，下山后停在院子里过了一夜，第二天早上散成了一堆铁。那辆车的驾驶员向连长报告：连长，我的车累死了！

汽车营的车队往返阿里一趟，新兵回到连队后倒头就睡，而老兵哪怕再累也要在院子里坐一会儿，其情形无外乎说明，他们暗自欣喜：又一次从山上平安下来了！他们脸上，是在别处见不到的苦中取乐的真情。

